魔窟電詐園與武漢大學「中南醫院」是同一個？

按：近日，泰國軍方率外媒與東盟觀察團，直搗柬邊境 80 公頃魔窟，滿牆簡體中文、電椅牢房與心內科名牌背後的暗黑鏈條。還有與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同名不同 logo 的中南醫院……

這不是荷里活驚悚電影的虛構布景，而是發生在東南亞密林深處、被泰軍親手掀開的現實煉獄。

近日，泰國軍方高層打破外交慣例，罕見地帶領東盟（ASEAN）觀察員小組以及多家國際主流媒體代表團，親赴泰國東北部蘇林府沖宗（Chong Chom）永久邊境口岸。他們的目標，是越過邊界、實地勘察並全面公開這處在去年泰柬邊境軍事衝突中，被泰軍繳獲並控制的龐大電信詐騙堡壘，位於柬埔寨奧斯馬（O'Smach）地區的魔窟電詐園。

整座園區佔地超過 80 公頃，密密麻麻聳立著 157 棟建築，其中至少 29 棟被直接證實用於組織跨國詐騙與暴力拘禁。隨著各國記者的導彈步步深入，一個高度組織化、制度化且散發著腐肉與血腥味的地下王國暴露無遺：偽造的公安局與檢察院的虛假審訊室、堆滿「話術殺豬劇本」的電腦機房，12 間陰森狹窄的地下禁閉牢房，以及赫然陳列在走廊裏的電椅、高壓警棍與沾滿污漬的約束帶。

然而，令在場所有國際觀察員與各國記者脊背發涼、瞳孔震顫的，並非這些早已臭名昭著的詐騙道具，而是聳立在園區深處一棟三層混凝土建築裏的「特殊設施」：一間配備完整手術床、無影燈與醫療設備的手術室，以及外牆上那四個格外醒目的簡體中文大字：「中南醫院」。

誰的手術刀在收割同胞？

「一間建在牢房與電椅旁邊的手術室，絕不可能是在做救死扶傷的事；當不達標的同胞被視爲剩餘價值的乾電池，器官就是最後一道被壓榨兌現的血腥籌碼。」

在泰國軍方公布的現場高清影片中，軍方發言人親自站在那張銹跡與斑漬交錯的手術床旁，神情嚴肅地向媒體披露：泰軍情報與法醫部門高度懷疑，這間藏匿於封閉園區的手術室，極可能是用來對那些「業績不達標」、試圖逃跑或在酷刑下瀕死的詐騙人員進行活摘器官的秘密屠宰場。其腎臟、心臟、肝臟等重要器官在活體狀態下被強行摘除，隨後通過隱秘冷鏈網絡轉賣牟取暴利。

更具爆炸性的物證，隨後在三樓的一間診室內被當場起獲：一塊標準醫療機構制式的塑料名牌，上方是一張身著白大褂、神情自若的中年男子照片，下方整整齊齊印著兩行簡體中文：「心內科主治醫師：羅冬。」

消息與影像迅速在微博、知乎與海外社交平台上引發滔天巨浪。大陸網民在震驚與憤怒之餘，立刻將目光投向了中國境內赫赫有名的醫療機構——武漢大學中南醫院，以及曾因「無病當癌治、惡意切除患者正常器官」而震驚海內外的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（比如劉翔峰案）。

儘管親官方的闢謠喉舌迅速出面洗白，辯稱園區醫院的標識字體與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官方 Logo 不同、「純屬巧合借名」，但這種蒼白的辯解在公衆的常識面前顯得無比滑稽。試問：在一個封閉戒備、荷槍實彈、與外界隔絕的跨國犯罪集中營裏，詐騙頭目有何必要向外界「假冒招牌」招攬普通香客？難道他們需要靠武漢名院的光環來給被囚禁毆打的「豬仔」打心理安慰劑？

恰恰相反，在極度務實且殘酷的黑幫社會裏，招牌與名牌往往是內部背書與技術來源的直接投射。Logo 可以重新設計，但活體器官摘取、維持供體生機、深低溫灌注與冷鏈配型，是一門極其依賴專業外科訓練、高端設備耗材與精密地下買家網絡的專業體系。幾個僅有初中學歷的偷渡混混，連血管鉗與縫合線都分不清，怎麼可能憑空架起一間心內科與外科手術室？「羅冬」這名掛著主治醫師頭銜的中國醫生，究竟是受聘於黑金的亡命醫棍，還是某個龐大跨境器官移植利益鏈條伸向境外的黑手白手套？

「全是中文」 專門吃自己人

「這哪裏是異國他鄉的偶發犯罪？牆上的中文標語、辦公桌上的中文手冊、掛牌的中國醫生，無不在血淋淋地昭告世人：這是一場由中國人投資、中國人管理、中國人提供技術、專門誘捕並肢解中國同胞的罪惡閉環。」

整個事件中最讓海內外華人五味雜陳、甚至感到透骨冰涼的細節，是滿目皆是的「中文」。

走進奧斯馬園區，如果不看門外的熱帶棕櫚樹與泰軍迷彩服，任何人甚至會產生身處中國某個二、三線縣城派出所或物流基地的錯覺：辦公桌上整齊碼放的是簡體字寫就的《殺豬盤溝通技巧》、《客戶心理防線攻堅手冊》；走廊牆壁上貼著「今日不拚命，明日沒飯吃」等狼性激勵標語；就連懲罰禁閉室的門牌、藥房架子上的葡萄糖與抗生素包裝、以及手術室門口的警示牌，一筆一畫，全無例外皆是規範的簡體中文。

大陸網民在社交媒體上悲憤感嘆：「滿牆都是中文，說明是中國人開的，更是開給中國大陸人的！看清楚了吧，這就是自己人害自己人！」

多年以來，中共官媒一直試圖向國民塑造一種虛幻的敘事：電詐與綁架是「境外敵對勢力」與「東南亞土著軍閥」對無辜同胞的掠奪，而強大的祖國正在「雖遠必誅」地開展聯合執法。然而，泰軍這記響亮耳光，將這層塗脂抹粉的遮羞布扯得粉碎。

現實的眞相殘酷得令人窒息：這片滋生於緬甸妙瓦底、柬埔寨西港、奧斯馬等特區的罪惡產業，本質上是中共權貴黑金、跨境洗錢網絡與流氓無產者相結合的「惡之花」。其幕後的大金主、操盤手，無一不是拿著國內戶籍、通過投資移民洗白身份的華人商賈；而他們獵殺的對象，從涉世未深的大學生、失業青年，到偷渡淘金的底層農民工，絕大多數同樣是擁有黃皮膚、講著普通話的同胞。從誘騙、拘禁、榨取腦力、抽血換錢，再到摘除心臟、腰子，形成了一條高度閉環的「吃人流水線」。

泰軍向國際公開，究竟扇了誰的臉？當鄰國軍隊邀請國際觀察員參觀魔窟時，北京宣傳機器唯一忙碌的，卻是在網絡上瘋狂刪除「羅冬」與「中南醫院」的詞條。這難道不是極權體制對國民最刺骨的嘲弄？

一記沉重無比的耳光

去年泰柬邊境因領土爭議爆發武裝交火，泰軍在拔除柬方前哨的同時，一舉控制了這處由柬埔寨地方權貴提供政治庇護的詐騙園區。按常規的外交黑箱操作，兩國高層完全可以私相授受、秘密封存。但這一次，泰軍高層卻選擇拉著東盟觀察員和西方媒體的大旗，大張旗鼓地推開大門，將鏡頭直直對準那些血跡斑斑的電椅、僞裝公安局、以及那間令人毛骨悚然的手術室。

泰國此舉，表面上是展示邊界戰果與清剿跨國犯罪的決心，但客觀效果上，無異於把一記沉重無比的耳光，結結實實抽在了北京政權的臉上！

長期以來，北京在東南亞大搞「一帶一路」，以撒幣與援助將柬埔寨洪森政權牢牢綁定在自己的外交戰車上。然而，在「中柬命運共同體」的宏大宣傳背後，柬埔寨的西港、奧斯馬、七星海，卻紛紛變成了中共權貴洗錢、賭博特許以及跨國人口販賣的法外之地。大批與北京地方政商關係盤根錯節的黑道大哥，搖身一變成了一帶一路上的「愛國僑領」、「和平使者」，一邊在使館招待會上與官員碰杯，一邊在暗室裏對同胞揮舞電棍與手術刀。

當泰國軍隊把這些黑暗拖到烈日下曝曬時，北京的宣傳機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狼狽與死寂。中共能做的就是加班加點地在微博和抖音上，封殺轉發泰軍現場影片的帳號，甚至將「柬埔寨中南醫院」、「心內科羅冬」列爲敏感詞屏蔽！

他們究竟在怕甚麼？他們怕的不僅僅是網民對電詐暴行的憤怒，他們更害怕公衆將這間邊境手術室，與中共的活摘器官黑產鏈產生邏輯聯想！

極權土壤上的毒汁外溢

邊境電詐園裏的「活摘醫院」，戳破了中共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的虛僞面具。

在那個極權體制內部，人早已被矮化爲可以隨意處置的「人礦」與經濟乾電池；而當這種對生命極度蔑視的體制惡習，外溢到缺乏法治約束的東南亞三不管地帶時，便毫無懸念地畸變爲最具掠奪性的食人怪獸：能騙到錢的，是流水線上的鍵盤奴工；騙不到錢的，是地下室裏被電擊鞭笞的血奴；而當一個人的所有價值被榨乾殆盡、奄奄一息之時，那間掛著「中南醫院」牌子、由「羅冬」們操刀的手術室，便成了他生命最後的終點站。中共究竟與地獄裏的魔鬼有何區別？

指望美中聯手管控AI 是否過於天眞？

文｜安德烈

有關人類發明的 AI 會把人類帶向何方的質疑連日來此起彼伏，聯合國大會即將開幕之際，該組織秘書長古特雷斯 16 日也敲響警鐘：「我們不能對 AI 引發的問題裝作不知，所有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保護他們的公民，包括免遭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威脅。」他呼籲在人工智能領域開展「全球協調」。

古特雷斯指出：「雖然『國家層面的行動至關重要，但全球協調同樣不可或缺』，因爲人工智能不會止步於國界，它帶來的風險同樣如此。」這位秘書長還表示：這一議題將成爲聯合國大會高級別會議期間，各國領導人之間的「主要討論內容」。

在一系列事件發生以及衆多行業領袖發出令人擔憂的警告後，呼籲加強對人工智能發展的監管的呼聲日益高漲。OpenAI、Anthropic 和谷歌 DeepMind 15 日宣布，他們正在著手建立一個負責監督 AI 相關風險的機構。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16 日也宣布，她將召集該領域的主要參與者，支持他們爲放緩高風險模型發展所做的努力。

而被視爲人工智能之父之一、加拿大電腦科學家班吉歐（Yoshua Bengio）同日也表示，人類正在失去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控制，世界需要類似核武管制般的「護欄」。

的確，人工智能引發的擔憂已不再僅限於其可能導致的失業、以及數據中心激增引發的環境問題，或是對孩子們學習產生的影響後果難測。現在，就連那些設計人工智能的人，也開始對其無比強大的能力感到憂慮。

9 月 12 日，該領域領軍企業之一 Anthropic 的行政總裁阿莫迪呼籲放緩最強大模型的開發進程，他的提議甚至得到主要競爭對手的支持。幾天前，曾先後供職於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研究員雅各布．考克森辭職，他指責這兩家公司爲了爭奪性能最強的模型而「拿我們的生命開玩笑」。

專家們對人工智能脫離人類控制的可能性遠未達成共識。但人工智能能力的提升速度，遠超人們對其所帶來風險的理解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引起警惕。但是，所有這些謹慎的呼籲很難轉化爲實際行動，因爲人工智能已不再是一項可以暫且擱置的、尚處於發展階段的技術，它已成爲一場巨大產業競爭和地緣政治角逐的舞台。美國和中國都將人工智能視爲一種權力工具，認爲它能帶來軍事、經濟和戰略上的優勢。在這樣的對抗中，當競爭對手仍在加速前進時，放慢腳步無異於冒著輸掉決定性戰役的風險。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斷然拒絕了放緩發展的呼籲，認爲保持美國對中國的領先優勢才是當務之急。

而且，金融邏輯又加注了一股慣性力量。基於對人工智能能力將持續提升的預期，數百億美元已被投入到模型、數據中心、晶元及其開發所需的基礎設施中。任何可能阻礙這種增長的監管措施，都可能動搖支撐其發展的估值基礎。

即使是那些呼籲更加審慎的高管，也身處一個彼此決策相互依存的體系之中。一家企業或許可以放緩自身模型的開發進度，卻無法阻止其美國或中國的競爭對手繼續推進。因此，爭論的焦點已不再是是否停止發展人工智能，而是如何在何種條件下繼續推進。

班吉歐認爲，處於「危險」核心的是「自主人工智能」，即那些能夠「獨立完成任務並因此自主選擇完成方式」的智能體，且具備「突破網絡安全防線並侵入任何企業」的能力。

他認爲，一些國家還可能決定利用人工智能「來支配其他國家」，無論是通過經濟、軍事手段，還是通過影響公衆輿論。而且從長遠來看，「人工智能甚至可能不再需要人類在物理世界中完成實際事務」。在此背景下，「最極端的一種情況可能是人類的毀滅」，他承認「這是一種極端情況」，不過，即使「只是銀行體系徹底崩潰，那也依然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件」。

如何才能放緩發展，班吉歐表示「這是一個國際性問題，就像核武器是一個國際性問題一樣。因此，國際社會必須認識到，我們正在創造一種力量，這種力量需要被管理、被治理。」他強調道：「這需要通過『機構、條約和民主制衡機制』來實現。」如果缺乏相關協議，每個大國都會有繼續發展的理由：擔心其他國家不會停手。

美中兩國有自己的盤算，特朗普痛斥對人工智能發展的安全擔憂是「騙局」，美國必須在人工智能領域始終領先於中國，至於中國，《華爾街日報》的一篇報導這樣分析，中國也擔心人工智能可能毀滅人類，但當務之急是先趕上美國。

面對美中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霸主地位，國際商會（ICC）秘書長約翰．丹頓（John Denton）16 日呼籲湧現新的技術中心，以避免這場競爭演變爲全球雙頭壟斷。

